

學

林

二





林

學

(二)

撰國觀王

學林卷第三

名諱

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爲書之篇目也。然則夏商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斥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問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孫有昭王。此立諱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爲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後。是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知矣。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爲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爲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雞。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爲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前漢郊祀志曰。

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恆。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爲常山郡。自此北嶽恆山改爲常山也。漢景帝名啓。故史記改微子啓爲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徹。故微侯改爲通侯。劄徹改爲劄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荀況改爲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宣帝爲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爲詢。其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爲省中。前漢孔光傳曰：孔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都壽良縣改爲壽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漢藝文志。莊忌改爲嚴忌。莊助改爲嚴助。莊尤改爲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爲嚴公。楚莊王改爲楚嚴王。異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爲昭嚴。又班固敘傳。謂老莊之術爲老嚴之術。謂莊子謂嚴子之類是也。漢殤帝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爲林慮縣之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慶姓者皆改爲賀氏。鍾慶純改爲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故後漢書不用泰字。鄭泰。郭泰傳皆改爲太字。而兩傳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按後漢安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殤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蔚宗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於父而略於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爲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爲王明君。經史中昭穆之昭本晉招。以避晉文帝諱。皆

呼昭音韶。徵招角招亦音爲韶。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韶矣。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商州爲趙州。石勒諱胡字。故本草呼胡萎爲香萎。呼胡瓜爲黃瓜。又諱勒字。呼羅勒爲蘭香。羊祜牧荊州。荊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愉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鄒。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稷爲永寧太守。以父名永。故改永寧爲長寧。王曠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季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劼字元德。當晉太元末。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劼字犯晉元帝名。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之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爲內書省。凡中字皆改爲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改爲永平郡。廣宗縣改爲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昝。故唐人文字改虎爲武。改昝爲景。唐高祖名淵。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公孫淵改稱公孫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爲七。書民爲巳。又改葉爲柔。以避世字。改晉爲昏。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爲人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爲理。武后名曩。音照。故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爲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爲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彘。韋思謙本名士約。以近武后父名爲嫌。而以字行。唐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亶。以近睿宗諱。改爲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爲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亶。故亶州改

爲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涓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爲作諱辨是也。朱溫祖名茂琳。改戊爲武。至今北人呼戊爲武。又溫父名誠。溫篡唐居汴州。人爲諱城字。故韋城。考城。昨城。襄城等縣。至今但呼爲韋縣。考縣。昨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國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爲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何以別之哉。唐書。太宗子紀王慎。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質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則事備。故有諱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爲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別九等之敍。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鯀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爲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於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耳。戰而

敗績。豈遼爾爲愚人耶。周平王爲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於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繇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嘗爲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爲酒也。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梟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桐音挺。桐之桐。觀國按。桐馬者。乃官號。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爲桐馬耳。若然。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有桐馬丞五人。有桐馬尉一人。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桐馬者。乃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爲義。故曰桐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

以見志曰。河閒獻王獻雅樂。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閒樂。其弟子宋煜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及卽位。乃下詔罷樂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師學乃習學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尤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桐馬之所用也。蓋桐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桐馬所用之酒。太官令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於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爲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以給爲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於漢書注釋之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撞桐之義。又謂桐爲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卽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注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

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觀國按。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曾孫是也。若以耳音仍。則誤矣。又匈奴傳曰。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以匈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握衍胸鞮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觀國按。禮記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泰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奔荆蠻。文身斷髮。蓋自同於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奔荆蠻。則見忌於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功旣高矣。建成。元吉。不知機。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傷害。則其說疎矣。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嫫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

龍子之語耳。

酎祭奪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酎。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服虔注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顏師古注曰。酎。丈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觀國觀古之諸侯。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於奪爵失侯。今酎金不如法。皇不至於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其重。讀食貨志。然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西羌侵邊。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按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覬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於從軍。各自願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酎金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酎金之辜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淫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其辜與刑頗不從類。觀國按。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蠶

室實武帝私忿之刑。故鼻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帝之紀亡。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觀國按。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被歌聲者。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爲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也。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爲歌曲。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爲歌曲矣。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亦用爲歌曲矣。徐陵曰。奏新聲於度曲。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於令甲。觀國按。古之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流離飢寒。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筆長短有數。章懷太子注曰。令丙爲篇之次也。蓋筆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目。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概稱曰著於令甲。則非也。世之巫祝之符。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

符咒者以爲言。觀國按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末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自舉矣。巫覡符咒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故符咒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未必有敕字。故符咒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揚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忽眇綿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按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及民已犯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問。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按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於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於天下。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祀於郊。觀國按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尙書武成篇曰。丁未。祀於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於郊。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

非也。按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開元者，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以年號鑄文者，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皆寢罷。然則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毋怪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觀國按：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尉，是戊己校尉爲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耳。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戊己爲名。既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烏孫壘，城於

西域爲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護實都護之職。戊己校尉所不預焉。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戊己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觀國按。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緩刑貶減也。兩無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爲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訾耳。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瞍。瞽瞍父曰蟠牛。蟠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又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觀國按。舜禹同時人也。同出於顓頊帝之系。是爲同姓。然自顓頊歷六世而至舜。自顓頊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其世次脫誤。司馬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故後世無所考焉。蓋自戰國迄於秦火。譜系散亡。而同姓異姓。混而無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子。爲文之同原也。武之穆四國。皆武王子。爲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之同姓也。同姓不可爲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蓋吳實秦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姬。是爲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也。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春秋之際。同姓之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杜預曰。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無罪而且殺之。而況於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爲姓。至周。封於陳。爲胡公。十三世奔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魏郡元城。爲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師古注曰。王詵爲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又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以爲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詵傳曰。詵代車千秋。

爲丞相。封宜春侯。薨。子譚嗣。譚薨。子咸嗣。王莽妻卽咸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觀國按。莽自敍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魏郡元城。爲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爲魏郡人。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雖無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訢。莽同爲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爲異。是異居也。非宗異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惟一字。無以二字爲名者。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漢造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修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又前漢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由此觀之。則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爲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漢制則不改。故終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注。

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觀國考諸家說。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爲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宜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召爲大廩丞。又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又杜周爲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害。凡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於時也。凡不侮文。不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爲酷吏矣。蕭何能輔之以道。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船。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觀國按。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出。至山下則分流爲二。其一向南流者爲離水。其一向北流者爲湘水。其地在漢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離水南過桂林入蒼梧。尤爲峻澀。蓋兩山之間。亂石湫水。或石灘延亘。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回避石。阻礙。

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夫船下安戈。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況於山谿石險之水乎。戈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五帝紀

史記本紀首敘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嚳。四曰帝堯。五曰帝舜。觀國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世者耳。堯舜之前。非無告命之文。諒其質略。不足垂法於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爲網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日中爲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之有帝紀。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在可紀。而史册削去三皇。惟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爲不足紀。與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嚳。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爲五帝。而獨遺少昊。又何耶。若謂尙書始項堯。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

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觀國按。太史公作史。乃採摭經傳而爲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於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於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水生木。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爲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觀國按。周至赧王爲秦所滅。秦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於魏之士。以魏之士。而傳於晉之金。以爲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爲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一隅之竊據者耳。居北朝者曰。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相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

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尙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遊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爲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爲序。或以所勝爲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爲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何休解曰。夫子素按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爲赤鳥。夫子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筆於春秋。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國按。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以褒貶之法。修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所書之事而已。魯史記之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記所書止於此。故孔子於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魯史記。而創增其說矣。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二日。春秋亦書二日。不改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書獲麟。則孔子豈遽增其事哉。冬獵曰狩。於春書狩者。譏哀公變禮也。言西

而不言地者。譏遠狩而非一地也。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於畋也。魯史記止於此。故孔子亦絕筆於此。若謂絕筆於春秋不書下三時。則非也。按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爲傳。故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魯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昭五年邾黑肱。昭三十一年三叛人同。而不在三叛人之數。是以知作春秋時。魯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考之。則哀公十四年止春而不書下三時。又何疑哉。觀國竊謂孔子作春秋。以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讖緯之書。皆虛怪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春秋。則誣聖人甚矣。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昭襄王滅周。自秦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年。然則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七十有四年。其間十二諸侯變而爲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爲一。是則滅周者秦也。及秦衰。然後漢乃興。蓋其反覆變態。授受不一。孔子乃豫知劉季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誰欺耶。謂漢以火代周之木。則爲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於木精赤帝。血書赤烏。皆不經怪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以釋經。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形聲耳。西狩止有西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與刀。義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劉字從卯。貨字從貝。非眞字。字書與本史必有一誤。觀國按。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已。如以天保爲一大人。只十。以甄舒仲爲予。西土瓦舍中人。以董爲千里草。以趙爲

小月走以亨爲二月了。以卓爲十日卜。以李爲十八子。以昌爲二日。以岳爲丘山。以運爲軍走。以隆化爲降死。以業爲苦末。以三刀爲州。以召刀爲劬。以破田爲丑。凡此皆象形取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爲武。反正爲乏。毀則爲賊。皿蟲爲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於亥有二首六身。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之年。後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爲誣。而況圖緯之家。多鄙俗之語。尙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觀國按。十八侯者。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也。高后二年。盡差列侯之功。總一百五十三人。皆在功臣表。今考十八侯之位次。張敖本無勳勞。而居第三。張良。陳平。佐高祖定天下。而不預十八侯之列。此其可疑也。觀國竊謂當時呂后以魯元公主之故。曲意取張敖爲第三。非天下之公論也。張良。陳平。雖無披堅執銳之勞。然實謀主也。蕭何以謀主而佐漢。與張良。陳平一體。蕭何居第一。而張良。陳平。乃不預十八人之末耶。然則當時無公論可知矣。若謂以封戶計。則蕭何五千戶。而張良爲萬戶也。若謂以封之先後。則張良在六年正月丙午封。而曹參以下。則在十二月甲申封也。以此觀之。則十八侯之位次。果非公論矣。至高后二年。復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而張良居六

十二在鄂秋之下。陳平居四十七。在華毋害之下。蓋列侯之功一百五十三人。可謂衆矣。張良、陳平不應位次之降如此。觀國竊謂高帝崩。高后專制。諸呂雖未用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心。時陳平爲丞相。承詔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所以示無爭功之心。而爲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平乃居其中。實陳平之陰計也。人君第功臣。必能合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按。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實百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人。班固誤也。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外誤。其事數百。頗爲詳悉。觀國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於下方。宰相世系曰。房元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儉。世系曰。裴世矩字宏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起。本傳只作元起。世系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薛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宗室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

觀國按。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宏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按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謨。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綰。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七年乃卒。今按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桓公也。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一年矣。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杞武公至杞桓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有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闕獻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

而卒也。按史記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弑。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弑矣。年表猶書五年。終於十七年。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吳餘昧元年。豈餘祭被殺。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餘昧始立耶。以此考之。則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卽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爲將居中。太后悅。其哭乃哀。蓋呂后獨生惠帝。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爲太子者。欲繼續出於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后不過內欲繼續出於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爲周矣。非復唐有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張。中宗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後天下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類。可知也。觀國按。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於齊。及昭公居鄆。故春秋書曰。公至自齊。居於鄆。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曰。公如晉。次於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春秋書曰。公至

自乾侯居於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春秋又書曰。公如晉。次於乾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故春秋於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號。時晉帝在平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當其居於均州。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於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史既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者。爲唐正朔設。不爲其人設也。武后淫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避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觀國按。易言參天兩地者。爲一三五爲參。二四爲兩。此五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揲蓍而變爲卦爻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始於二。終於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爲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爲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於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也。權權輕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璿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爲參觀國。按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戒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輿則若倚於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爲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按：班固所訓銅之義，乃金玉之義，銅爲義不如此也。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按：此數人言歷皆假圖讖以爲言者。夫推實歷以較之，尙多不密，而況假圖讖以爲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蔓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按：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保詩：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墀，詩毛氏傳曰：墀，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氏傳曰：除

道梁滎。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道九原，抵雲陽，灑山壘，谷直通之，所謂除道，亦開道也。易萃卦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精且備也。以此觀之，則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胡詩曰：良人爲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漢紀：以除官爲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爲除官，固非美稱，如淳誤矣。

弧弓

前漢韓安國傳曰：單于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按：顏師古所訓，出於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然則爲弓者，以木爲幹，而加以角筋膠絲漆，以爲之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爲弓哉？特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樸，故其始創弧弓，則弦木爲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爲弓也。有角筋膠絲漆參合而爲之。史記云：宣王立女，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服虔注曰：檠，桑也。顏師古注曰：檠，山桑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檠弧，弧弓也。禮記曰：桑弧蓬矢。凡此言弧，皆以木爲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此又以角爲弧，是或以木，或以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授射。

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豨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豨侯鳥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楛質者。用強弓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來體多。強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爲弧弓。惟強有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所謂弧弓射獵。豈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古注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觀國按。石建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馬字皆爲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建驚曰。獲譴死矣。其憂如此之甚者。按前漢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尙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平章事。觀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人。惟大臣

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爲因閱大臣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說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庾敷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又庾敷傳曰。敷有重名。而聚斂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敷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觀國按。兩傳所譽之辭則同一。則以爲和嶠。一則以爲溫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按。庾敷嘗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敷仕漸顯。正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庾敷。以此知所譽者。乃溫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在前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觀國按。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爲壽州總管。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卽發牖而薨。觀國按。秦孝王傳云。妃崔氏進毒於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故。賜死於家。然則薨妃而發牖者誤矣。隋柳述傳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煬帝。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煬帝協謀。矯詔執述。巖以屬吏。觀國按。宣華陳夫人傳曰。述巖爲敕書。以示楊素。素以事白煬帝。非召房陵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觀國按。三月未有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

按韓愈諱辨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爲是。以此知賀常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人康駢作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軼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辨。觀國按。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鷓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爲鷓夷。鷓夷。檣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爲鷓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號鷓夷者。言若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觀國按。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爲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事礙。爲瓮所輻。自用如此。不如鷓夷。鷓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觀此箴意。蓋爲以瓶汲井。綆礙瓶破。不如鷓夷盛酒。安而不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也。范蠡自號鷓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鷓夷子。待勒燕山銘。此詩意非爲欲隱也。乃欲富貴彊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蒼、終軍等。並在左右。又藝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觀國按。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蒼。爲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藝文志云。聊蒼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士。哀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之。爲可信也。膠姓亦有膠鬲。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於假借爲難合。惟姓與名雖有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爲暈。亦作晁。史記有朝錯傳。前漢有暈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朝。暈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宓不齊。字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宓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袁爰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於假借爲難合矣。

祕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祕祝官。應劭注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除甚弗取。其除之。觀國按。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祕祝郎。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詔除之耳。觀國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秦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之人君。其責己如此之重。故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端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齊侯疥。痞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史闔。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肆行非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預焉。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民旣利矣。孤必預焉。左右曰。命可長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於繹。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修德。自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修其德。而移過於人。以徼福於己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恃於上下之情。故設祕祝之官。欲以移過於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於乎。文帝推是心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按。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所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

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至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爲天統。未者坤之初六。林鍾爲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爲人統。三統既正。則還相爲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也。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古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爲九。九九者老陽之能變者也。二四爲六。六者老陰之能變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生少陽。七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著之變而爲卦者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十六鱗。六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之數。鯉者在地而能變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顯。不可制畜。故爲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湖。故爲在地之能變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罪無辜。禮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

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子之孤爲辜。李陵答蘇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蜀志劉備傳曰：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爲孤負字，不爲失也。前漢翟方進傳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權者，言己自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初置驛驥廢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權辜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諸等，交通州郡，辜權所在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同。觀國按：此辜權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爲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訓迂矣。權與較同音而義亦通。周禮大宗伯以謚辜祭四方百物，小祝曰：凡沈辜候禳飾其牲羊。又曰：凡沈辜候禳，鄭氏曰：辜，磔牲以祭也。磔牲謂之辜者，刑牲而用之，猶刑有罪者，故名曰辜也。

魯惠公

啖趙春秋纂例魯十二公譜曰：魯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其下注八字曰：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觀國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維也。歲在辛未。至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卽位。至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卽位。蓋周平王既立三年，然後魯惠公立也。又史記魯世家曰：魯孝公二十五年，

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隱公立。蓋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立而東遷。旣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又按章衡編年通載曰。周平王元年。歲在辛未。東遷雒邑。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立。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立。以此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啖趙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非也。

學林卷第四

璽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璿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藍田玉璽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實錄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爲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沒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觀國按攷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實錄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按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

得傳國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按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授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曰元符。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蟲魚篆，方四寸，上有蟠蛟缺一角，此即元后投璽於地缺一角者。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璽，非傳國璽耳。許慎說文曰：璽者玉印也。從土，籀文從玉爲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慮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慮爲宓者，誤也。按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慮音不相通。蓋慮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爲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於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乃尙方所賜尙書官屬履也。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觀國按。春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周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向得之於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旣曰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晉列爲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嘗攷究耳。今渾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志可攷。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衍公侯喜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觀國按。莽言子僑。謂王子喬也。而用僑字者。前漢藝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又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古注曰。僑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僑二字通用也。王莽云。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意謂莽與子喬同姓王。殊不知王子喬乃靈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之後者。然謂王子喬爲姓王。則不

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僑喬二字通用可知矣。

黠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爲黠伯。黠者多饒積厚。又曰：黠，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按：黠從黑，黠從重，二字雖同音，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黠，羊曼爲黠伯也。黠，積厚也。蓋羊曼爲黠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黠，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宏之晉書，用從重之黠，已爲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於羊曼傳用從黑之黠，爲不誤矣。觀國按：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頗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達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明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竟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以此觀之，則黠者乃美稱，是八儔之中居一儔也。若如顏氏家訓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黠，然無賢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儔之列耶？今按羊曼以任達，頗縱好飲酒而得黠伯之名，則黠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按唐書常袞傳曰：袞當國，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黠伯。以其黠，然無賢不肖之辨，云。觀國攷常袞傳，謂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於濫進，非文詞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用也。爲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也。而史乃以黠，然無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紊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訓釋黠伯之語，而不知于常袞傳之意則不合也。

梗俑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爲版。書神荼鬱壘於版。而置於門。謂之桃符。卽桃梗也。戰國策言士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卽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爲人形。以其粗有人形。大略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概者。亦初言其大略耳。世言桃可以祓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爲人病。今按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爲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爲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桑柔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儻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葦。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樞壘二字通用之也。俑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觀國按。古之葬者。束茅爲人馬之形。謂之芻靈。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尙忍于作俑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觀國按。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於

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於卯。終於未。故木家於卯祖。以未臘。金盛於酉。終於丑。故金家以酉祖。以丑臘。水土盛於子。終於辰。故水土家以子祖。以辰臘。許慎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爲臘。則誤矣。漢火德。故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厥後爲魏。晉爲南北朝。爲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觀國按。杜預言歲終祭衆神。卽周之蜡臘。於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者也。然而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制臘祭。卽周之蜡臘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秦惠文王之十二年。旣曰秦惠文王初制臘祭。則宮之奇謂虞不臘者。非臘祭矣。非臘祭。則杜預不當訓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臘。所謂不臘者。言虞必亡。不再見臘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祀軼也。又烝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祀軼。遂驅之。杜子春注曰。將出祖道祀軼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於道。故錢行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遠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卽此人也。觀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女相會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按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

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觀國按史記：漢晉天文書：河鼓星隨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溟瀆上象，無所根據。惟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楚歲時記之類，咸分門錄之，初無稽攷，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爲故事。按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言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人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爲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爲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關氏，應劭注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關氏。後漢南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

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單于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注文選曰。昭君后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嘗令畫工圖宮人。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于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觀國按。前漢元帝紀曰。王嬙爲閼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女。名嬙。字昭君。是也。而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誤矣。五臣注文選謂昭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蓋單于請婚。當時朝譖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豫選定也。其禮儀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爲之也。而後漢匈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嬙爲閼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爲閼氏耶。漢旣許婚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示之耶。後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按單于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閼氏。乃披畫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于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於器爲笙竽。前漢律歷志曰。八音。匏曰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蓋以瓠

爲笙等之底。而宿管於其上。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爲笙底。觀國按。八音匏笙等。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爲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器爲祝。故若以木爲匏。則匏遂爲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西川日。懸國獻樂器。臯進樂器於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曰。惟懸國得古制。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匏。而未有以真匏爲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四裔耶。

八陣

晉書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觀國按。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以八陣。位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蜀志注具言八陣圖形勢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按圖。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言一鷄者。皆謂漢孔融薦禰衡之辭。其實出于前漢鄒陽傳曰。鷄鳥累百。不如一鷄。孔融舉鄒陽之語耳。世言萬頃陂。而後漢黃憲傳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汪如萬頃波。後之學者。按世說而稱萬頃耳。魯褒錢神論有孔方之文。故世謂錢爲孔方。然其實出於前漢食貨志曰。錢園函方。孟康注曰。外圓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語耳。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爲李白事。然其實出於晉桓溫北征鮮卑。袁虎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年者爲主。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爲秦將。製筆自此始。觀國按。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爲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赤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瀚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帑。從糸從巾。則古以縑帛爲之。後漢蔡倫始用木屑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于杜康。康能變其醞釀之法耳。自伏羲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字學。則字非始於蒼頡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皆非事之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注曰。飲器。棓榼也。晉灼注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單于合爲一家。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其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爲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器貯血盟。

之酒以示盛禮也。前漢張騫傳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顏師古注曰：韋昭云：飲器，裊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皆非也。裊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虎子，褻器，所以洩便者也。然則裊榼雖可以盛酒，而不可持以飲，謂之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耦，或云：世言流落，當爲留落，觀國竊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按衛青傳曰：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二字宜矣。杜子美寄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詩曰：倉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歎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爲坐物，卽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孟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集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爲承牀，誤矣。古人稱牀榻，非特臥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牀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佐史談詠，桓伊吹笛，據胡牀三弄，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陳蕃爲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

列於牀榻類中不分坐臥混而編之亦誤矣。

雇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鴈鵠爾雅曰春鴈鵠鵠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鴈竊脂棘鴈竊丹行鴈啗啗宵鴈噴噴爾雅釋音曰鴈音戶玉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鵠鵠今以爲雇僦字廣韻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爲雇賃字然則雇字本非雇僦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攷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或說當于山伐木聽使人錢顧功故謂之顧山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顏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雇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今按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因而雇本音戶爲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爲顧山顧僦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倩託僦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賚亦作贐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觀國按前漢游俠傳陳

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位。用遂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賂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爲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卽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賚。則蕭何所主非賚矣。顏師古謂進爲賚。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願見其衣袷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卽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尊幸日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家。觀國竊觀古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夢得傅說。爰立作相。商遂中興。蓋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使得自鑄錢。未爲優也。通旣無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帝憂相者之言。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自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敦

樸爲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廝役之才。而賜大官。得自鑄錢。紊漢之法。寵錫無功。蓋文帝爲夢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爲當時所切齒不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吏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信讒而逐之。乃加富貴于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此。何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且而日食。晉侯夢大厲。鄭妾夢蘭。凡此皆托于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得說。後世固不可蹈以爲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爲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見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頤。涉爲王。沈沈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觀國按。字書夥音胡果切。又音懷。切。夥頤之夥當讀爲懷。切。蓋夥頤者。楚人土語。驚歎夸大之聲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頤字。惟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牀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嚙。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前漢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觀國按。字書曰。嚙。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大喚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嚙字。則不見其歎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焉能行之。觀國按。去者叱使聽之聲。至今四方人

凡爲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些字。些音蘇箇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於招魂之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爲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按。字書爹徒可切。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有善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曰。儂是拍浪兒。是也。欸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柳子厚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閒語助也。郊特性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爲杵。闕宮詩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日而三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雄鷄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反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讖矣。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

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書曰：惟克果斷。前漢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曰：晝斷獄，夜理書。凡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亦皆音丁貫切矣。其與段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刑法志曰：斷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音段。諸音義亦皆音徒玩反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音義曰：斷丁管反。今攷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管切，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斷斷二字，皆俗書不可用。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亦爲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祠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蕭琛爲吳興太守，至登廳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郡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太守，居廳事，無所害。蕭惠明爲吳興太守，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李安人爲吳興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齊，俄而牛死。安人尋卒。臨汝侯蕭猷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如汗。是月猷

大破苟兒。觀國嘗聞先達言。鬼祟之於人。但悔其當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必有不必。君子通理。但相其宜耳。後魏道武帝於甲子日出師。有司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果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豹爲鄴令。投巫於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不信巫邪。有萬世榮。以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以爲亂政。刑於市而焚其神。郡爲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睦固字白兔。軍屯地名射犬。有巫誡曰。將軍字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軍。固不從。遂戰死。以此知曾參不入勝母。漢祖不畱柏人。避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爲賊所攻。凝之不設備。惟恃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敗。遇害。此又蔽於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欲自二三傳之。至於萬世。而入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於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爲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爲劉氏所戮。宋明帝以駟字似禍字。改駟爲驅。又諱白字。以爲不祥。而末年不競。宋業遂衰。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是以爲隋。而煬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荼捨身。而末年不能支。梧侯景之亂。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年壽。幾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壽四十。建平所言。謂晝夜也。晉恭帝紀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幾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纔一百二年。璞所言。婉而倒之。以永其年也。段成式記唐高宗初扶牀時。戲弄筆。乃亂畫紙角。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高宗宜爲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

墮唐室。杜陽雜編曰。唐宣宗問。韓集朕得幾年天子。集曰。四十。但十字挑腳。而宣宗在位止十四年。然則信讖兆。溺祈禱。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必爲必者。以不必爲必。惡能必哉。

仞

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引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千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言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疏與音義皆訓云。七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高數仞。趙岐注皆云。八尺曰仞。尙書旅獒曰。爲山九仞。孔安國訓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傳。弔屈原賦曰。鳳凰翔於千仞兮。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長千仞。大連抱。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賈山傳曰。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食貨志曰。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曰。五尺六寸曰仞。史記穰侯傳曰。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駟注引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廣韻曰。七尺曰仞。禮部韻略曰。八尺曰仞。諸家之說皆不同。觀國按。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八尺爲尋矣。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爲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爲仞。則廣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爲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等。至澮則大矣。是深少殺于廣。理之當然也。裴駟注穰侯傳引爾雅四尺謂之仞。今爾雅無此文。恐古書自別有爾雅。若以四尺爲仞。則梁城七仞。纔二丈八尺耳。不應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爲溝洫。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溝達于洫自洫達于澮則澮最大也。若以四尺爲仞則澮深二仞纔深八尺耳。乃與洫深八尺同制爲不合矣。裴駮所引爾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天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是矣。孟子用輒字者輒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輒字耳。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觀國按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寫書有當書於方者則謂之方書。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者蓋張蒼爲柱下御史也。柱下御史所掌之事當書于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四方文書也。若主四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爲之辭而書之於方然後頒出。故曰以方出之。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此卽四方文書也。蒼蒞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垂其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又曰謹連其事於左方。凡此言方皆謂書其事於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事於方耳。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方有牘有札有契有板。蓋簡策籒皆以竹爲之。方牘札契板皆以木爲之。簡有閒以竹爲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掘冢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象

册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章編三絕者。以韋貫編作册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皆謂書其文於策也。觚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操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爲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類是也。牘以木爲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簪筆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爲之。而薄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上令尙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托書。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槧以木爲之。可修削者。玉篇曰。槧。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爲槧。釋名曰。槧。版長三尺。揚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槧。人也。注曰。簡牘之人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槧。蓋言修削書也。版以木爲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而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土地。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故簡牘以竹或木爲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者。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爲也。至後世。則或以縑帛寫書。故紙字從糸。帀字從巾。皆以縑帛爲之。至蔡倫乃用木屑麻頭敝巾魚網以爲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夫以玉爲册。則謂之玉册。以金爲簡。則謂之金簡。以金爲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曰。諸侯進爵。受于玉册。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發金簡之書。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滅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爲龜寶。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耶。觀國按。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天下名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沚

許慎說文曰。沚。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沚。妖氣也。前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沚。沚猶臨莅。不和意也。服虔曰。沚。害也。如淳曰。沚。音戾。義亦同。後漢五行志曰。氣之相傷謂之沚。鄭康成曰。沚。殄也。觀國按。沚者相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爲用。則災禍由之以生。古之論五行者。有六沚。謂金沚木也。木沚金也。水沚火也。火沚水也。金木水火土沚天也。六沚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爲之相違而沚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沚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而木

沚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火不炎上。而水沚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潤下。而火沚水也。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金木水火沚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五事皆失。而金木水火土皆沚乎天也。金沚木則木氣病。春秋書雨木冰。太室屋壞之類是也。木沚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九鼎震之類是也。水沚火則火氣病。春秋書無冰之類是也。火沚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是也。金木水火沚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是也。至於沚天。則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爲用之驗也。尙書大傳曰。六沚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爲之際。可不慎哉。

牙衛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衛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觀國攷書史言牙兵。與衛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于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衛。御史正衛彈奏是已。有南衛而統禁兵者。謂之衛兵。其子謂之衛內。國朝皇太子判開封牧。謂之判南衛。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衛。然牙兵衛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衛兵爲誤。

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銜，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銜銜。蓋銜讀音語，銜銜，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陸德明曰：銜，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如淳曰：衙，音牙。又官府謂之衙。故玉篇曰：衙，參也。廣韻曰：衙，府也。然則銜，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於後耶？

甌

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以儻擔二字代之。嗣通傳曰：守儻石之祿。揚雄傳曰：乏無儻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儻石之儲，皆用儻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又用擔字。蓋儻擔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釋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儻爲都濫反，又謂一人之所負擔皆誤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則石百二十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然則甌石乃二物。一甌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禮牧人曰：凡外祭毀事用虺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爲甌，虺作龍。杜子春曰：甌當爲毀，龍當爲虺。周禮音義曰：甌，丘例反。揚子法言曰：甌陶天下，其在和乎。剛則甌，柔則坏。宋咸注曰：甌，破瓦。又破罍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義曰：甌，五計切。破罍，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按：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甌。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義曰：甌，音契。以此知甌者瓦罍也。揚子云：剛則甌者，太剛則有

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爲顛事，則於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攷。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牲事用尨者，尨雜色不純也。毀事謂毀除歲谷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尨二字，於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顛事用龍，則文義不通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別本周禮，頗說不可援以爲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縣詩曰：周原膺膺，萑茶如飴。毛詩皆訓曰：茶，苦菜也。凡此茶字，皆讀音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也。良耜詩曰：其罽斯趙，以罽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器罽去茶蓼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莠也。周禮掌茶，掌聚茶以供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著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鄭氏注曰：如茅莠之色。凡此茶字，亦讀音徒。然皆茅莠也，非苦菜也。玉藻曰：天子搢珽，諸侯茶。此茶字音舒，乃璫玉也。亦通茶耳。考工記：弓人爲弓，斲木必茶。此茶字亦音舒。義亦與舒同。爾雅曰：藁，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遮反。按字書曰：芳，葦華也。其別名爲藁，方言不同耳。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苻。蜀人名曰苦茶。此茶字，讀音宅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作檟，俗作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爲茶。下從木，非字法也。書史沿襲，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茶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

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觀國按：管夷吾摘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閱此當知唐時以陽羨茶爲第一也。陽羨在常州，本朝建溪始盛。

櫛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觀國按：諸字書無此櫛字，惟類篇有櫛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齋盛。鄭氏注曰：故書表爲剡，剡表皆謂徽識也。以此觀之，則紫櫛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徽識節旄者是也。周禮有故書者，別本周禮也。用剡字者，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剡。音義曰：剡音瓢，廣韻：剡字音剡，注曰：亦作剡，然則剡剡二字，其實一字也。玉篇曰：櫛，平表切，物落也。南史紫櫛字從剡。玉篇：櫛字從剡，其實亦一字也。但音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假借音訓用之。如櫛之音表是也。後漢輿服志曰：佩刀皆以白珠鮫爲鏑口之飾。按字書：鏑字撫招切。注曰：刀劍鞘下飾也。史用鏑字，與字書不相應，而其義則不異，未爲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不害於義者，此類是矣。若害於義，則爲不知類。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水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焉曰路。觀國按：不言輅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商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惟天子所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惟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圭者貴賤之所通執，惟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於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車輅字。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謬輅之，杜預皆曰：輅，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也。前漢婁敬傳曰：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輅，胡格反。按字書，輅，胡格反。輓車當胸橫木也。然則本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祕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觀國按：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蟇。章懷太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元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則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亦因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遜傳曰：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爲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觀國按：後漢輿服志又謂之

天鹿則天祿爲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爲名。如白虎、麒麟、鳩鵲屬玉之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爲名。又如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於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元墀。卸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漆髹。切皆銅沓。黃金塗。卸音口。文選班固兩都賦曰：於是元墀。卸砌。玉階彤庭。五臣注曰：卸砌。鏤砌也。觀國按：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卸切者。按字書。卸。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爲卸砌。且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爲砌。非也。五臣曰：卸砌。鏤砌也。卸亦非鏤。蓋皆訓之訛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刀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概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光

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按。又明帝紀曰。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千結切。其義皆同也。惟佛書一切音砌。儒家不襲其音。

鴈塔

西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址。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畱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畱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侗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盛莫比。

瀆

唐書許敬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按。前漢郊

禮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於西，而注乎東，受他水而不爲他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爲他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爲他水之所受。許敬宗乃言瀆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瀆爲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爲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於海，而敬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沈水東流爲滎，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沈，流去乃爲滎也。滎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爲他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敬宗以爲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嶽，鄭氏注曰：不見四資者，四資五嶽之匹，或省文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曰：四望五嶽四鎮四資也。資亦直通之意。瀆與資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爲四資。春秋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勾瀆之丘。杜預注：勾瀆之丘，穀丘也。釋音：勾音鈎，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拘江說，囚王豹於勾資之丘。釋音：資音豆。然則瀆資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資，則四瀆或讀作四資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誥父昆弟之喪，如

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爲父三年。爲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爲三年也。於禮爲略。而於人子報親之心爲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惟計母喪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又有父之喪。惟計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於父母之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矣。諸父昆弟之喪。尙不併日而計。而況於父母之喪耶。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珍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觀國按。周衰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毋足怪者。至於宰予。日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爲孔門上弟。宜其守正不悖於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爲久而疑之。何其言之乖刺如此。觀國按。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史曰。三年之喪。天下之

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予之賢，而於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薄且。又曰：其上則有赤猿蠶絲，鴛鴦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薰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鴝孔鸞，騰遠射干。史記于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于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書爲是，而史記爲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觀國按：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字爲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爲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爲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荃射干，揭車苞并。此卽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卽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實爲兩物。於文義奚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爲菖，以江爲茝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倞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按：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